

# 我的爷爷奶奶

□金珂

我在整理柜子时，发现了一张旧得发黄的照片。那是一位极其美丽的女子，身着典雅的天鹅绒旗袍，梳着三四十年代的发髻，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。那眉眼，那面庞，我觉得自己和她竟有几分相像。我拿着照片去问父亲他告诉我说这就是我的亲奶奶——一个大户人家的小姐，她是那么高贵与贤淑，和我当编辑的爷爷倒是蛮相配的。

我的亲奶奶在生完第三个孩子后就得了产后风死去了，抛下了可怜的三个孩子，我的父亲是老二。那年才3岁，刚刚经历丧母之痛的孩子，怎么也没有想到更大的浩劫正在临近。不久，我的爷爷又从山东领回一个未出阁的老姑娘。据说她是村子里有名的母老虎，蛮横无理且阴险狡诈。虽然村里的人因为穷，娶不上媳妇的多的是，但是这样的女人谁也不敢要。她来到这个家时，尚不懂事的父亲挡住门不让她进来，说她不是妈妈。她猛地踢开门，甩手就是一耳光，父亲哭了，稚嫩的小脸上满是泪痕。奶奶对这三个孩子非常不好，经常在爷爷面前搬弄是非。不知她给爷爷灌了什么迷魂汤，爷爷对她是言听计从。年幼的父亲经常在夜里哭，落下了中耳炎。我父亲的哥哥12岁，那年冬天出麻疹伴着高烧。昏迷中他口中喃语着：“水……”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，奶奶没有给他温水而给他舀了瓢凉水。结果他喝完水疹子被硬生生地扑回去，第二天就咽气了，父亲说他至今忘不了他哥死时那含恨的表情。不久，奶奶把父亲的弟弟送了人。对于奶奶的所作所为，

懦弱的爷爷不敢吭一声。几年后，我的后奶生下了我的小叔，他从小就被宠着，经常欺负父亲。他吃的是油汪汪的烧饼，而父亲则啃着又冷又硬的玉米饼子。

我的大爷爷看不过眼，建议让父亲去他家，爷爷奶奶正愁父亲是个累赘，连忙痛快答应了。那时的人都穷，大爷爷的家里也有好几个孩子，但是大爷爷对待父亲像对他的孩子一样。祸不单行，大爷爷因为开火车撞了人而坐牢，家里生活更拮据了，父亲又过上了苦日子。因为房子小，他睡在冰冷的厨房里，窗户上结着厚厚的冰，棉被又潮又破，数九寒天，父亲还趿拉着一双破三紧鞋。……

十多年后，父亲参加了工作，爷爷才让他回去，每个月的工资都必须如数交到奶奶手里。父亲为人老实本分，在单位是同事称赞的好人。父亲和母亲结婚时，他穿的衣服是借来的。新房很简陋：里面是一个小柜子，一张单人床，唯一醒目的缎花被子是姥姥家陪送的。母亲不嫌父亲穷，两个人的日子过得恩恩爱爱。母亲怀孕时没有水果吃，她吃了半麻袋的冻梨。母亲生下我后，身体大不如从前，经常腰酸背痛。爷爷奶奶很少抱我，脸色也很难看。在他们看来，母亲生了个女儿是个极大的错误，因为他们盼的是孙子而不是孙女。他们把父母撵出家门，扔出两小袋粗粮。奶奶咬伤父亲的手臂撸下父亲的手表——那是我们家唯一值钱的东西。我的父母流着眼泪来到我姥姥家，是姥姥收留了我们。姥姥把新分给他们

的房子给我们住，这一住就是20年。我们家的日子好过些了，父亲不忘年年过节带着母亲和我去爷爷家串门。我行的是磕头礼，种种的规矩让我小心翼翼。爷爷依旧是不给好脸色看，奶奶则是一副皮笑肉不笑的样子。奶奶偷偷对父亲说让他和母亲离婚，她再给物色一个能生儿子的女人。父亲回家跟母亲说了这话，我听了气得吃不下饭。母亲还安慰我说奶奶岁数大了，咱们不和她一样的。

小叔结婚后也生了个女儿，爷爷和奶奶面面相觑。我婶婶可不如母亲那么好欺负，又懒又馋还指手划脚。我奶奶忙前忙后地伺候她，生怕她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。奶奶经常背着他向母亲诉苦。每到此时，我的心情就格外复杂，不知是可笑还是觉得她可怜。父亲病了，很严重。在这期间奶奶来看过一次，父亲天天说想见我的爷爷，可是直到临死前也没有看到他。出殡那天依然不见我狠心的爷爷，这是他的亲生儿子啊，他究竟还有没有心惦记还有这么一个儿子？！我想：父亲

真是命苦，儿时受尽后母的白眼，等我长大后刚想尽一下女儿的孝心他却撒手而去。又过了两年，爷爷也去世了。

本来我再也不想踏入奶奶家半步，后来一想，奶奶孤单一人也怪可怜的，还是去看她吧。结果我没有想到的是奶奶不肯给我开门。她在屋里放声大哭，说是没有脸面再见我，就当我不曾有过她这个奶奶。我好言相劝说：“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，爷爷和父亲虽然不在世了，你始终是我的奶奶，让我看看你吧！”她仍不肯开门，只是一个劲地哭，好长时间，我仍被关在厚厚的防盗门外。我只好怏怏地把买的东西放在邻居家，然后离开了。爷爷的一生没有朋友，亲戚也很少来往。他的一生都是封建主义做派大家大戶的古怪规矩。他的心是冰冷的，他的人是无情的，他所做的一切让我费解。在他身上我触不到亲情，觉不出温暖，看不到笑容。

特邀编辑：呼 哈

## 短诗七首

□ 张 庆 和

### 无 题

太阳跌进玫瑰谷  
小鸟唱悦耳的晚歌  
牧羊鞭甩出一路缤纷  
荡漾的风  
激动地诱惑啤酒泡沫  
时间仿佛凝固  
又似在重复陌生的话题  
小船不曾祈求港湾  
飘摇仅仅是一种过程

### 往 事

或枯叶般飘落  
或风帆般扬起  
消失与存在纯属偶然  
记忆是部多余的零件

相信机缘是一场误会  
钙化的大脑属生命果实

孩子们钻进青纱帐里  
做着大人看不懂的游戏

花儿凋谢会感伤  
叶儿零落便凄凉  
恒守松柏不一定长青  
谁说枯萎不是风景

夏日小河边  
柳荫锯碎了阳光  
粉末满河道飘荡  
诱惑在前边悄悄转弯  
蝉声兴冲冲织网  
碧草欲挽留脚步  
不小心惊动了芬芳

情感走进春天  
情感走进春天  
洒一路翠嫩新鲜  
相信还会开花  
很香 很艳  
如果也能结果  
何必非到秋天

秋 吟  
日子正衰老下去  
枯叶是脱落的肤屑  
儿女们没有长大

老树在搭建房屋

狂风是突然杀出的勇士  
野心勃勃地主宰世界  
是谁雇佣这股力量  
把声音和色彩掷向远方

### 梦 夜

批量生产的心事  
摊在没有辈分的台阶上  
责备 一道道新添的美味  
满足 直挺挺伫立  
脚步踏进了雷区  
双手捧住了云雾  
增长的勇气能气吞山河  
黄昏树长出枝枝杈杈  
正悬挂不肯跌落的话题

### 月圆的时候

月亮于宝蓝色天空裸奔  
星星 挤眉弄眼地哂笑  
暗柳 企图递上招摇的裙裾  
又恐遭遇乜视的目光  
还是墙头们想得明白  
一声声咏叹唱给了沉寂  
是谁把月光斟满心怀  
让我在梦中与你同醉